

经济金融前沿译丛

回归凯恩斯

The Return To Keynes

布拉德利·W. 贝特曼 (BRADLEY W. BATEMAN)

平井俊明 (TOSHIAKI HIRAI)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马尔古佐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编著

丁志杰 张红地

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回归凯恩斯

布拉德利·W. 贝特曼 (BRADLEY W. BATEMAN)

平井俊明 (TOSHIAKI HIRAI)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马尔古佐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编著

丁志杰 张红地 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智慧 马 杰

责任校对：李俊英

责任印制：丁淮宾

THE RETURN TO KEYNES

by Bradley Bateman, Toshiaki Hirai, and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Copyright © 201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Financi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10 - 5882

《回归凯恩斯》中文简体字版专有版权属中国金融出版社所有，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凯恩斯 (Huigui Kaiensi) / 布拉德利 · W. 贝特曼 (Bradley W. Bateman) 等编著; 丁志杰, 张红地等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49 - 5758 - 0

I. ①回… II. ①布…②张… III. ①凯恩斯主义—研究 IV. ①F091. 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151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 //www. chinafph. com](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7. 75

字数 276 千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 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5758 - 0/F. 5318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翻译人员：

丁志杰 张红地

宫 飞 衣璞杰

董 浩 孙小娟

致 谢

本书编者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大洲，因此编辑此书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还需要非凡的毅力。为此，我们很荣幸能组成这样一个编辑团队，在相处融洽的工作氛围中我们共同致力于提高本书的质量。

本书的完成不仅需要良好的编辑团队，还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在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的慷慨赞助下，由 Sophia University 和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共同举办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议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没有它们的鼎力相助，我们是无法完成此书的。同时，Denison University 和 the University of Rome (La Sapienza) 也为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

论文收集和引言完成后，Iolanda Sanfilippo 对本书进行编辑以满足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要求。同时她还为本书编写了参考文献。对此，我们要对她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要感谢 Mike Aronson 对我们第一阶段工作的支持和热情帮助。

序言：回归凯恩斯

**Bradley W. Bateman, Toshiaki Hirai,
and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我们的初衷

在开始了本书创作工作之后，我们认为是时候指出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悄然发生的革命了：我们已经回归到更加积极地运用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的道路上来了。为了完成本书，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些经济学家参与并收录了他们的一些相关文章。就在我们进行收录文章工作的同时，世界经济状况在我们脚下已经发生了变化。本序言最初写于2008年10月和11月，当时世界正在逐步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之中；当2009年2月我们对本序言进行最后一次校对之时，世界各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忙于如何制定它们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了。突然，我们的观点变得比我们所预想的更加具有说服力，并受到了更多关注。

我们在开始部分要讲的故事非常重要，它构成了本书的脊梁。这个故事所要讲述的内容是，产生于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潮是如何被颠覆的。我们想要阐明的观点便是，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重新认识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了。

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一些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成功地向人们传播了经济政策的积极使用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一观点。许多人参与了这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他们在不同层次上为这场反革命作出他们的“贡献”。其中的一些人诋毁凯恩斯及其人格，其他的人则忽视凯恩斯并通过简单地建立漂亮而复杂的模型来证明经济政策对经济是有害的。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经济学家便界定了一种新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影响人们

思维的反凯恩斯主义运动，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这场运动使得人们认为政府不应试图去稳定经济，也不应对单个的市场进行管制。20 世纪末，知名刊物上的大量文章甚至谈论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应是 Friedrich von Hayek 还是 Joseph Schumpeter；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却只能在以上的讨论中作为陪衬，他的思想曾在 20 世纪中叶占统治地位，但现在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退色。

尽管在 20 世纪末许多人断言凯恩斯已成为历史，但是，当我们进入 21 世纪之时，凯恩斯所提倡的稳定经济的思想却逐渐地超越了“自由市场者们”的传统智慧；2000 年以后的一个一致事实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已关注于如何有效稳定经济。

随着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开端发生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们开始积极地运用财政预算和利率工具等手段去稳固经济，避免萧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功了。2007 年，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都经历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所伴随的只是温和的物价增长。

凯恩斯主义的覆灭和重生

在本书中，我们所谈论的“革命”指的是更加倾向于积极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的这种转变过程。正如我们所见，仅在十年前这种结果将被看做是绝无可能发生的，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思潮已处于鼎盛。也许这样说更加准确：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用的辩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辩论，最终“政策无用性”和“政策不相关”的倡议胜出了。

该故事应该从 20 世纪 70 年代凯恩斯阵营的瓦解讲起，当时高失业率和通胀率同时出现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凯恩斯政策工具的声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是：通过积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便可以引导经济避免出现极端萧条和通货膨胀。20 世纪 70 年代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出现（即滞胀），这种情况不仅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所无法解决的，而且它被看做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直接导致的。

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没落，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相继出现。这些学派的共同

特点便是以凯恩斯主义为衬托，试图去解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错误”来使自己扬名立万。货币主义者认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关注利率和联邦财政预算，而不是关注货币供给；供给经济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者过度关注影响需求的短期刺激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刺激因素；理性预期学派指责凯恩斯主义者没有正确认识到经济代理人的理性预期行为，将会削弱政府为稳定经济而实施的政策的效果；建立在理性预期革命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则建立了一系列的复杂模型，他们证明了在能获得充分信息并有远见的经济代理人面前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反革命”领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场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似乎宣告了胜利。

在经济政策的前沿，许多人鼓吹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弊大于利。1979年，Paul Volcker使用华丽的货币主义紧缩货币的办法去抑制美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同年，信仰货币主义的 Margaret Thatcher 也当选为英国首相。1992年，欧盟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用该条约对欧盟的各成员国进行财政预算约束。20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创造了美国几十年来少见的连续数年的财政盈余。

但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本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理性预期学派所持的观点打击甚大。他们曾经认为股票市场是不会产生泡沫的，更不用说股票市场崩盘的出现。突然间，这种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想不再被人们重视。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们也绝不会有耐心去等待这场证明政策无效性的革命失败之后才开始采取行动。这些政策制定者们再一次使用了他们曾经的惯用做法，用更加实用的办法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欧盟内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都连续违反了欧盟稳定公约中有关财政预算约束的限制条件，而这些欧盟稳定公约中的限制条件则是维护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基石；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欧盟国家都认为它们需要运行比稳定公约中规定的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才能使它们的经济运行良好。在同时期的美国，George W. Bush 也由于政府的巨大支出，创造了美国政府历史上最大的财政赤字（Yoshiyasu Ono 在本书第二章中指出，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做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例外。20世纪90年代的

Murayama 内阁（1994—1996）和 Obuchi 内阁（1998—2000）均采用了财政刺激政策，而 2000 年之后 Koizumi 内阁（2001—2006）则试图采取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路线）。在 20 世纪末，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放弃了货币主义所主张的盯住货币供应总量的调控方法。新千年伊始，更多的中央银行选择盯住利率目标来稳定国内的物价水平和就业量。

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重新回归到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来稳定经济的道路上来。这种悄然发生的转变，标志着“政策无效性”思想的终结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回归。诚然，并没有人说这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简单复制；但是，在倡导使用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观点和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观点之间的争论中，积极管理政策的观点从来没有像在 21 世纪头十年快结束之时这样受到重视。

对凯恩斯贡献的重新肯定

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在应对 2008 年秋天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做出的反应，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态度的转变。从 2008 年 9 月开始，中央银行行长们给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流动性，以应对因次贷危机所引起的信心危机和流动性不足。同时，G8 国家的财政部长们也纷纷承诺吸收私人部门银行股本，帮助这些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以避免它们破产。政府对经济的一系列干预行为违背了“政策无效性”观点的所有教条，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认为对经济进行干预是不必要甚至有害的思想彻底地销声匿迹了。事实上，作为自由市场哲学最著名拥护者之一的美联储主席 Alan Greenspan 也不得不承认“我的模型是有缺陷的”。

毫不夸张地说，在本书出版之际，世界经济已深深地陷入了危机的泥沼之中。但是，这一没人愿意看到的情形却充分地证明了我们从一开始便持有的观点：政府应该实施稳定经济的政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各国在处理危机之时也不会这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凯恩斯主义的悄然回归推动了运用经济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这一决定性的决策。

事实上，政府在面对危机时能够相对迅速地采取行动，也是凯恩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之一。在大萧条时期，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一直抑制着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实施有效经济政策。凯恩斯在当时扮演了一种不

受欢迎的形象，他到处推行应对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建议。如果我们不去回顾自 1929 年大萧条以来的历史，2008 年和 2009 年所发生的将会成为大萧条的翻版。当然，如果 20 世纪 90 年代的自由市场思想没有走向衰落，我们或许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认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幸运的是，这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思潮已经走到了它自己命运的尽头。

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目的便是对最近一段时期的经济政策情况进行评估。我们希望能够阐述过去十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路径，并简要介绍有关凯恩斯和凯恩斯思想的一些最新的学术成果。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来共同完成本书，这也正好和我们现阶段对经济的全球本质进行思考的特点相吻合。我们收集了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不同经济学家的文章来对凯恩斯思想的回归进行阐释。

本书第一部分由三篇文章构成，它们主要关注于作为经济稳定工具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重新出现。本书以这些文章作为开始，目的便是为了描述当今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回归的事实以及详细描述这场在 2008 年之前悄然发生的革命。

本书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主要阐述了当前的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或者没能解决）那些凯恩斯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该部分的写作目的是向读者实地展示当今的学术成果，并检验现代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如何解决（或者没能解决）凯恩斯所认为的那些理解经济运行的关键课题和方法的。

在本书第三部分中，五位经济思想史学家对凯恩斯的生活和工作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学术研究。这一部分的写作考虑到了我们最近所熟知的有关凯恩斯和他的思想所产生的背景。最近三十年，伴随着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光环在经济学专业中的逐渐消失，以凯恩斯为写作目的的读物也逐渐减少。在该部分中，我们将凯恩斯看做是一位完全的历史人物，并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凯恩斯那丰富的思想和他的思想是如何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思维的。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三篇文章诠释了凯恩斯所做的与经济危机有关的工作。这三篇文章论述了凯恩斯从国际经济角度出发的思考，并展示了凯恩斯在国际金融相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一部分论述了凯恩斯对经济政策

制定以及对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会出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思考，这使得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在另一个领域中也和当今的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凯恩斯所解释的市场恐慌行为正凸显了本次经济危机的特征。因此，他的政策建议也将同样适用于解决当今失败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引领经济走出灾难。例如，在本书出版之际，已有许多领导人呼吁重新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体系，处于该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应该发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中所预想的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时代

2009年2月，在我们为本序言做最后的修改之际，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各国政府正在采取第二轮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美国，总统 Barack Obama 签署了近 8 000 亿美元的巨大财政刺激计划；同时，财政部长 Tim Geithner 也宣布了政府处理应对那些危害到整个银行系统的不良次贷资产的方案。在日本，首相 Taro Aso 也宣布了进一步的财政刺激计划，日本银行也正在制定实施新的货币政策以增加日本的流动性。在欧盟，德国、法国和英国均在酝酿各自的财政刺激计划，欧洲中央银行也在审查即将推出的增加流动性的补充措施。

这些反应都说明了流行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策无效性”观点已经被实用的经济稳定政策的思想所取代。毫无疑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新的凯恩斯时代。正如大萧条时期一样，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正在寻求办法来减轻失业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凯恩斯从未对财政刺激计划的具体形式作出教条的答案。因此，我们难以在他的著作之中找到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最佳的政策形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的确多次主张政府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他的政策观点也仅仅是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一种判断。尽管无人知晓凯恩斯会对当今的经济政策发表何言论，但在面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时，难以想象凯恩斯会不同意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凯恩斯供职于英国财政部时，他将他的思想稍作变化后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计划之中。在帮助设计布雷顿

森林体系的框架时，他完善了他的财政政策思想。这个时期凯恩斯所写的大多数东西并没有被纳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人们熟知的凯恩斯主义之中。例如，几乎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著作之中发现任何有关财政微调政策的影子，而该项政策在战后时期是绝大多数主流凯恩斯主义者所提倡的（Bateman 1996, 2006）。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该序言中所考虑的政策建议挑三拣四，也不是对那些“看起来像”或者“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基于历史的视角，我们认为在经历了各主流经济学派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数十年批判之后，旨在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在 21 世纪前十年中终于再次占据了主流经济地位。从广义上讲，“政策无效性”、自由放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都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的新时代。

柏林墙倒下后，新自由主义者所表现出的胜利者的姿态是我们所感到不屑的。若现在就认为各国 2009 年的大规模宏观经济干预行动将成为未来的一种标准模式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就会像新自由主义者当年认为柏林墙的倒下是“历史的终结”那样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许以凯恩斯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当前的情况将会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在凯恩斯的早期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他便开始认为资本主义是倾向于不稳定的。但是，与之相反的是，他却始终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会一直不稳定。凯恩斯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始终认为，当整个经济体系出现较大波动时是需要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经济进行修正和引导的。凯恩斯并不反对市场的作用，但是他反对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不会出现问题的观点，更加反对那些认为市场在出现问题之后具有自我修正功能的观点。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会认同我们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 2009 年早期出现的失业率递增的局面。但是，我们也没有证据显示凯恩斯会认同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干预行动在将来会成为一种常规化模式。一旦“野兽精神”回归之后，凯恩斯是不会对政府越来越少地参与管理经济而感到吃惊的。然而，他绝不会容忍那些认为经济会再次陷入严重萧条（或恶性的通货膨胀）的观点。凯恩斯相信一旦经济陷入危机之中，那些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将会有能力站出来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经济干预以减轻人们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如果未来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的世界，那么我

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市场在正常时期可以使我们受益，但是市场也将是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潜在因素之一；当危机发生时，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来减轻它的危害。

目 录

序言：回归凯恩斯 (Bradley W. Bateman, Toshiaki Hirai, and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1
---	---

第一部分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一章 凯恩斯主义回归美国 (Bradley W. Bateman)	5
第二章 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和经济政策 (Yoshiyasu Ono)	22
第三章 欧洲宏观经济政策：主动稳定的回归？ (Hans – Michael Trautwein)	40

第二部分 凯恩斯理论和凯恩斯主义

第四章 从“旧的”到“新的”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综合： 一个诠释 (Richard Arena)	65
第五章 托宾的凯恩斯主义 (Robert. W. Dimand)	80
第六章 新古典主义综合和 Wicksell – Keynes 的联系 (Mauro Boianovsky and Hans – Michael Trautwein)	93

第三部分 品读和诠释凯恩斯

第七章 一个关于数学的深入探讨：《通论》中的数学推理 (Roger E. Backhouse)	115
第八章 《通论》：随机宏观均衡的概念 (Hiroshi Yoshikawa)	128
第九章 酝酿中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 (Toshiaki Hirai)	144
第十章 凯恩斯, Sarra, 和 Sraffa 的“秘密怀疑论” (Heinz D. Kurz)	162
第十一章 凯恩斯和文字战争 (Gilles Dostaler)	180

第四部分 全球危机：来自凯恩斯的启示

第十二章 凯恩斯和现代国际金融理论（Marcello De Cecco） 199

第十三章 凯恩斯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凯恩斯那些被忽视的金融和
经济政策理论的贡献（Jan A. Kregel） 215

第十四章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凯恩斯会有帮助吗？
（Anna M. Carabelli and Mario A. Cedrini） 228

参考文献 244

参与编写人员 267

第一部分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过去、现在和未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不再被人们重视。凯恩斯主义的死亡最初是由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引起的，从那时起人们便开始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怀疑。在之后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政府为稳定经济而采取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被越来越多精巧而又复杂的模型证明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对经济有害的。直到 20 世纪末，这种观点还在众多政府及其中央银行中流行，这使得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然而，当过去的十年中不断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动荡之时，这种观点开始逐渐失宠。各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放弃了对“政策无效性”共识的坚守。

Bradley Bateman 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美国放弃政策无效性的观点开始于新旧两个世纪交接之际。2000 年，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期末成功地实现了政府预算平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在施行审慎利率目标的时候，这种现象都还没有凸现出来。但是，2000 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标志着所谓的新经济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由此便引发了美国政府一系列的积极应对政策。首先，美联储为了应对不断减少的产出迅速地降低了利率；布什总统也开始实施了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显而易见的是，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被人们看做是没有用或者可有可无的了。

日本最近二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历史，也可以看做是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已经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历史。1990—1991 年，日本财政部施行的“Souryo Kisei”政策（该政策对房地产贷款总量进行了限制）直接导致了日本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随之而来的便是日

本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日本股票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了1997年日本银行系统的崩溃，而这也进一步拖累了日本本已衰退的经济。最终，在1998年Obuchi内阁开始实施了积极的稳定政策。Yoshiyasu Ono在他的论文中解释道，日本政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直在大规模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和供应经济学的紧缩政策之间摇摆不定。尽管日本首相Junichiro Koizumi在日本公众间十分受欢迎，但他的以改革经济结构来代替财政刺激政策的计划最终却以失败告终。Ono认为，过去二十年间日本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只获得了有限的胜利，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和过剩的居民储蓄组合效应的结果。Ono认为尽管Koizumi首相的政策对日本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但还是没有给日本带来繁荣，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便成了解决日本目前经济停滞状况的唯一希望。实际上，既然供应经济学政策没有解决日本经济停滞的问题，Aso内阁便在面对开始于2008年秋天的经济危机之时采用了激进主义者的政策建议。

欧洲回归到积极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道路上来的过程是与众不同的。Hans - Michael Trautwein 在其论文中指出，欧洲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像美国的经济学家那样沉迷于政策无效性的思想之中而不能自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经济学家的迟钝表现使他们很难像美国经济学家那样拥有坚定的自由市场信仰。在欧盟内部，成立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在欧元区使用共同货币——欧元等行动最终导致了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正式缔结。按照该公约，欧洲中央银行只需单独负责欧元区通货膨胀的调控，而欧元区的各国则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来稳定各国经济波动。但是就像美国一样，严格的政策限制却没有在新千年带来良好的表现。2000年后欧元区内的各大经济体开始不间断地触犯财政赤字的限定，而当时的欧洲中央银行还仅仅盯住通货膨胀的目标，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夕还对当时高企的失业率和逐渐显现的金融危机熟视无睹。Trautwein研究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历史，该联盟成立的初衷是使其作为积极稳定政策的一种形式，最终Trautwein认为欧元区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与凯恩斯有关经济稳定的思